

情满中秋：时间轮回中的至味

铭謙



中秋,象征着一种时间轮回。从“月夜”演化到“白玉盘”,中秋的意境在于“圆满”。对于月圆之夜,古人有着质朴又执著的月亮崇拜,绵延至今,刻入基因。

天地阔,秋意藏。秋天造就一个酣畅淋漓的世界——大地澄黄,农作丰收,万物都在这个时间点走向一种必然的成熟,毫无保留又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沉淀多时的精华“摘要”。

分隔两地的伴侣,久别重逢的挚友,离家千里的游子……众人祈望“团圆”,无论物理距离上是否在一起,相隔千里的人共赏一轮明月,思念与记忆,便是人间最好的情感。只要彼此用心经营与酿造生活,终能得到丰盛的“收获”。

从“小满”走向“圆满”

中秋节,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。赏月、观潮、吃月饼、猜灯谜、玩花灯、挂桂花等民俗,经久不息。中秋节自古以“月之圆兆人之团圆”,形成了阖家相聚、祈盼丰收的深厚祝福与文化遗产。

中秋节丰盛的“家宴”必不可少,也形成了“中秋无酒不成席”传统。中秋节饮酒的历史发

展,可以追溯到汉代,汉朝的天子在八月里要饮用酿制工艺很复杂的“酎”酒。唐代已有了登台观月、饮酒对月的活动。《天宝遗事》就记载了熄灭灯烛在月色中进行的“月饮”。文人墨客对赏月情有独钟,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,饮酒赋诗,开宴月饮,皆是节日的仪式。

中秋诗词中的“头魁”非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莫属。“丙辰中秋,欢欣达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怀子由”——醉意之下的苏轼创造力迸发,此时的他因被贬与弟弟苏辙分离两地,面对高悬的明月,想念亲人的心更加凝重。但痛饮之后他又不禁自我宽慰,人生的悲欢离合自古难全,唯愿亲人平安健康,共享这美好的月色。华师大教授戴建业不禁感叹:读懂了苏轼的诗,这辈子就不会得抑郁症。失意时找回生活的美好是苏轼的另类“豁达”。

多年未回乡的周清决议趁假期“回家看看”,也带妻儿体验一把当下时兴的农家乐。车行半路,他不禁想起自己离家也是在一个秋天,缓慢的火车带着声声的汽笛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,无比宽广的红色高粱如怒火般绚烂,争相展示自己

的茂盛之姿。家乡的高粱粒小、皮厚、坚实、饱满,因此被形象地称为“沙”。正可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红缨子高粱只能在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分、土壤、气候环境下才能种植与繁茂。

红满天的高粱如浓墨重彩的画卷始终印刻在他的脑海中,成为他对于中秋最深刻的颜色记忆。这丰收的盛景就是大自然最美的礼赞。

如今绿皮火车已升级为崭新的高铁,不变的是那片茂盛的高粱地依旧红红火火。“爸爸快看,红色!”当列车驶过田野时,仍在牙牙学语的孩子用为数不多的词汇表达对眼前美景的惊叹,关于秋的印象在两代人中无声地传承。

万物丰收,在中秋这个时节,我们与自然的连接更为紧密。秋收冬藏,当有了不错的收成之后,我们更懂得敬畏自然的力量。月圆之夜,正是教会我们“圆满”二字的可贵,也更珍惜相聚在一起的瞬间。

相聚之时,更在于心

“爸,中秋我有几个案子要忙,就不回家了。”面对手机那头老父亲小心翼翼的询问,南北两座城市间的距离令尹文珊的回答颇有几分无奈,“国庆我一定回,票已经买好了。”“好,好!”父亲失落的心情又因女儿的话而重拾期盼。

文珊的爸爸年轻时酷爱读书,却因家庭原因放弃升学,外出谋生。喜得爱女后,他坚持在给女儿取名时添个“文”字,以祝愿孩子未来能与书为伴,温文尔雅。

“去读书,去改变命运”,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之下,尹文珊从小不负期待,一路求学顺利。为了实现自己自小立志的律师梦,她下定决心要考到北京的学府,成为法学研究生。

在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备考季,爸爸总是安慰她:“得失置之度外”。到了真正放榜的那一天,得知女儿“高中”,他眼角眉梢都是止不住的笑容,又嚷嚷着要去家里的储藏室找个“老物件”;“囡囡,爸爸为你骄傲”,文珊爸爸拆开酒瓶上的封条说道:“这瓶酒是你出生那年我存的,当时物质条件有限,但胜在意义非凡。”

“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爸爸相信,学识是更为珍贵的一份嫁妆。”说完祝酒词,喜悦的父亲迫不及待地与家人共饮一杯。那天,带着几分醉意的爸爸和文珊聊了许多,诉不尽对女儿的认可与嘱托。

中秋团聚不止于至亲,世间还有“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”的情与爱。

执教三十余载的严定江老师,将自己的大半青春奉献给了“花圃里的苗圃”。从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线带班,是学校出了名的班主任“专业户”。平时工作忙,严老师常常顾不上家,在中秋时为家人烧一桌“好菜”,却是严老师雷打不动的传统。

每年“露一手”的时刻,他总会邀请一些特殊的“客人”来一起见证他的手艺。这些“客人”就是他班上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家,留宿在校舍的学生。

在他们眼中,严老师就是“严父”般的存在——在学校时,作为数学老师的他总是严谨又认真,对学生也格外严厉。但凡被他察觉到有人上课开小差,就把学生点起来答题,一点情面都不给;与在家里忙进忙出准备饭菜的严老师判若两人。

为了这顿温馨又家常的中秋团圆饭,学生们还会自告奋勇去帮厨,被“赶出”厨房后就安安静静地呆在书房看书,或是和师母一起闲话家常。严老师通过力所能及之事尽力弥补学生无法与家人团聚的遗憾。

在年年岁岁不变的中秋家宴传统中,严老师迎来送往了一届又一届学生,而今他已正式退休,预备过含饴弄孙的下半场人生。那些早已毕业奔赴五湖四海的学生为答谢师恩的情谊,特意为他筹办了一场不一样的“家宴”。

席间觥筹交错,师生把酒言欢。学生们精心挑选的贵州摘要酒象征着“书一卷,酒一壶”,也寓意师恩如山、酸、甜、苦、辛、鲜、涩,环绕舌尖,滋味饱满,犹如人生百味。他们重温当年老师所教导的人生道理,也仿佛陈年老酒,回味无穷,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中秋之聚,其意义早已不局限在宴席的形式,更在于因相聚而激发出的相融。一本好书越读越入迷,一款好酒越品越香醇,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超越时空而变得更深厚。

对于知识的尊重是父亲一直以来的言传身教。想到此,在为人挑选中秋礼物的文珊,一眼相中了酒架上的贵州摘要酒,其独特造型甚得她心——白瓷的景德瓷瓶大方高贵,瓶体呈书卷形状,更添几分文人的雅致与秀气。尽管对白酒品鉴仅略懂一二,但她记得父亲对美酒风味情有独钟,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寄回家中,希望这瓶“装在书里的酒”能一解父亲对自己的思念。(摘自《南方周末》)

天柱山

汪彩萍

铅山天柱山乡距上饶市区 67 公里,过了林家十八弯,马路平坦,视野开阔。我请廖师傅开慢点,可以车览高泉河畔风光。高泉河对岸是一长排雪白的楼房,廖师傅说,这是移民搬迁和农垦职工旧房改造的自建房。马路的另一边是散落在蔡家坊村的民居。整齐雪白的房屋与绿色的田野相映衬,也是城里人羡慕的风景。

记得第一次来天柱山是 1992 年 7 月的某一天,那是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之后,应铅山县朋友之邀,来天柱山采访灾情。

洪水过后的天柱山,说满目疮痍,一点也不为过。高泉河畔的百年枫杨树连根拔起,老桥头旁的一栋框架楼房连基脚冲走,整栋房子卷入山洪中,几吨重的鹅卵石从河里移到马路中央,这是灾情大片里的场景。在天柱山乡 92 大洪灾中真实出现,乡里的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。那时,我姐夫在天柱山乡工作,他和同事张正霖在通知群众转移时,险些掉进咆哮的洪水中。因公路损毁严重,我们随察看灾情的领导到天柱山时下车走了大半天才到达乡政府。这场大山洪,过去整整三十年,当年惨状,记忆犹新。

记忆深刻的还有,天柱山乡干部群众战天斗地,抗灾自救的精神。当时,天柱山龙潭潭工具厂、天柱山木车厂、罐头厂还有出口订单,从厂长到职工,没顾得整理自己的家口,就忙着清洗车间泥沙,让机器转动生产,赶做订单,我采写的灾后重建报道,也被多家媒体采用。那段时间,姐夫在乡里数月没回家,还在上幼儿园的儿甥坐在自行车上,看到一个戴眼镜路人,激动地跟他妈说,爸爸回来了!戴眼镜爸爸这个笑话,我们取笑外甥好多年。

一别几十年,近乡情更怯。快到高泉河桥头,有人说到天柱山了,发现左侧山边挡土墙有个巨大椭圆造型,写着红彤彤的“天柱山”,这三个红色大字,很是气魄。桥头边还有一个广场,住在天柱山那几天,我每天会在高泉河畔的府前路散步。现在的高泉河已经拓宽,一条新建的大桥将河两岸的人连通。也许久晴未雨,河床裸露,巨大的岩石和鹅卵石突兀的河面,形成了一条石头组成的河。河两岸是整齐的楼房,通往篁碧畲族乡的高泉路旁多是在经营的商铺,乡里的农贸市场也建在这里。夜晚,高泉河畔的纸茶广场,音乐响起,妇女们换上畲族衣褶,翩翩起舞。看见这整齐的街道,村民的楼房,听着开心的舞蹈,已经找不到 92 洪灾”的印迹。是啊,跳舞健身的许多村民那时还没出生呢!

天柱山乡有“河红茶之乡”美誉。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,最高点位于乌峰顶,海拔 1350 米;最低点位于龙潭,海拔 169 米。境内有“乌峰洞”、“白石冈”、“尖峰顶”、“岭上岑”、“篁碧岭”、“毛栗冈”、“云雾关”、“马岭关”等山峰。这些地名与美景,分散在天柱山的崇山峻岭间,就是久居天柱山的人也未必全部到过。

在天柱山避暑期间,我们慕名到了位于浆源、紫源、佛寨三个行政村中间的高家山村。一栋栋木瓦结构的六福屋沿山坡而建,屋后有菜园,山泉从竹棍汩汩流下,还有一排排整齐的风水林,特别值得一提是村前有株五百多年的银杏树。站在高家山村的岭上,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,还能远眺龙潭水库的风光。

在天柱山乡,我们还步行到连四纸发源地浆源村,往返一万多步,出一身大汗,感觉非常舒服。可以说,从高泉到浆源,一路翠竹青青,路下是田野和村庄,透过竹林拍村庄和田野,无论怎样拍摄都好看。特别是行至有小桃园之称的周家村,白色的祠堂祠祠着一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,好像是一幅自然天成的村居图。

眼下,正是一季稻抽穗扬花时,看见露水在禾叶上滚动,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感。浆源村民的房子非常整齐,门前可停车,屋旁摆满了劈柴,有户人家还种了紫薇树,白墙红花很是相配。靠着山边,还修了乡村森林公园。再往前走是马铃林场。过去农垦职工和上饶知青住过的石屋还在,墙上爬满了青藤,有牵牛花点缀在青藤中,屋旁的山泉水还在流淌。这是青春的记忆,只是当年的建设者不知去了何方?

在浆源村茶马古道的牌坊前,遇到一位背着手散步的老人,我让老人小心脚下石头,老人说没事,老人叫熊忠志,今年 95 岁,熊忠范说,天柱山长寿老人多,长寿的夫妻多,活到九十多岁,不是稀奇事。

如果说天柱山只有自然风景,没有文化遗迹,绝对是你还没有去发现。乡政府围墙旁就有两个很大的旗墩,是一位叫熊步街的人中进士时立的。这个村庄因此叫熊家村,现在居住的村民也大多数姓熊。走近旗墩一看,石刻的字迹模糊,年代不详,旗墩上摆放了花盆。

想起刚那天在天柱山理发时,理发师告诉我可以去上坊岭看看,有茶场、村庄,还有一把大茶壶。果然,没走几百米,在高泉路老桥的一个拐弯处,就看见那把超级大茶壶,壶嘴对着河,微微倾斜,告诉人们到了茶乡,喝茶好茶。

听说上坊岭也有旗墩,于是又爬坡上行,正是中元节下午三点多钟,只见村庄鞭炮阵阵,烟雾散去时,一长溜勇士端着果盘走出,盘子上放着馍、糕、水果、鱼肉,七盘八碗,很是丰盛,原来他们到社公庙敬社公老孝。有位村民还请我吃糖糕,其它几位村民也热情邀我到他们家喝茶、吃灯盏糕。我问村民,听说你们村里有旗墩。他说有,并带我参观祠堂。只见祠堂门口果然有旗墩,祠堂里写着“三登堂”的堂号。

粮收之季

徐定华

“双抢”即抢收抢种,也称夏收秋种,是一年农事中最辛苦和最劳累的。

老家位于赣东北鄱阳湖平原,那里水网稠密,田地众多,自古以来就被称为“江南粮仓”,种植水稻是当地乡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那时农村已分田到户,我家分到的稻田最多时有 30 多亩,为尽可能增加收入,不管田地肥瘦,勤劳的父亲统统都要种上水稻。靠着人力,这么多的稻田在个把月的时间里,既要完成早稻的收割,还要完成晚稻的播种,双抢的忙碌和劳累程度便可想而知。

开镰那天,天刚放亮,母亲早已下厨烧饭洗衣,父亲将我们兄弟三个从睡梦中叫醒,一人一顶草帽,一把镰刀,一幅箩筐,我们跟着父亲走出家门,来到田坂。

早饭是母亲煮好的一大锅南瓜稀饭,回家吃过早饭,父亲和我将打谷机抬到稻田当中,两人一组,我和哥哥负责踩打谷机,母亲和弟弟负责搬运、传递之前割下的稻穗,父亲则忙着将打下的稻谷装入放在路边的箩筐。此处忙完,我们便一人一个角,踩着烂泥,合力将打谷机向前推进至另一处,再重复刚才的动作,如此循环往复,一直到将该块稻田的稻谷全部打完为止。父亲年壮力足,往家里挑送稻谷的重体力活多由他来承

担,但是稻谷实在太多,光靠父亲一个人根本来不及运送,于是我们都加入运送稻谷的队伍中来。那时,我们还是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,母亲担心累伤着我们,便一再叮嘱父亲给我们的箩筐里少装一点。挑起装满稻谷的箩筐,赤脚行走乡间的泥土路上,趔趔趄趄。

农时不等人,农事不可误。双抢期间,每天都像打仗一般,不允许有片刻的拖延和耽搁。早上 5 点出门,7 点左右回家吃早饭,休息半个小时,便要出门开始上午的劳作,一直到中午 12 点再回家吃午饭。饭后便找出个蛇皮袋朝地上一铺,往上一躺,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午睡时间。我们在父亲的催促下,再次走出家门开始下午的劳作。经过一个中午的暴晒,此时稻田里的水已被晒得滚烫,踏着这滚烫的水,我们又开始割稻、打谷,或者插秧、耘禾,不一会儿便全身大汉淋漓,身上的背心早已被汗水所浸湿,湿得都可以拧出水来。

等到夏粮一卖,乡亲们的口袋就会变得饱满结实起来,我们的学费也就有了着落。随着双抢的结束,我们又迎来了秋季开学的日子。回到学校,重新捧起书本,整个人的身心开始松懈下来,而双抢带给我的苦和累将永远镌刻在我心中。



三江口

吴有君

喜欢一个地方,思路会自动开门。

秋天就是这么干脆,改掉了“雨霏霏”的性情。昨晚的台风雨,早上一个招呼也没有就踪影全无。“离离暑云散,袅袅凉风吹”,白居易的诗句带活了我的脚步。从北往南走过信江上的步行桥,顺着南岸人行道西行,几分钟就步入画境。身边,书院路扬起丰溪路把水南街亲切地兜在怀抱。路面的车流转动喇叭的欢跃,一派进城赶场的节奏。身前,面对建在三江口的亲水广场,感受到不同的模式。晨练的身姿,开放起性情截然的形体之花。“快”与“慢”的律动就像秒针和分针,以不同的步调同时运行在时间的页面。

从东北口的大门走进占地 1.5 万平方米的亲水广场,所见虽不壮观,但圆形的创意独树一帜。和谐、自然、饱满的景观,表达出“圆”的图腾寓意。地面是圆的,脚下多彩的纹路泛起的涟漪;名贵的树阵是圆的,环状排列,最后有了圆的收笔;最惊奇的是银白色的钢雕——“三清印月”更是圆的,三十米的身高,五十米的体态,具备压爆眼球的效果。仰望钢雕,可以满足缤纷的想像:制式的圆洞看上去是吉祥的玉璧;形体弯弯分明是皎洁的满月;金光熠熠,疑似嫦娥飞奔时遗落的银戒。惊奇中,你会发现“三清印月”巧妙地运用月牙般的玉身,下载了“三清天下秀”微缩版的女神、巨蚌、观音、老道四大绝景。如果是夜晚,每当射灯彩灯多情地传递光华,佐以高压系统催生自然雾气的迷你情调,三清仙境抑或美妙天庭的梦幻一步到位。

如果换成鸟瞰,三江口会是一番什么景致?在信江北岸每一栋朝南的江景房,或者丰溪河南岸的高楼北望,每一扇窗台都是绝尘的大看台。我站在 22 楼,从北向南俯看三江口,两幅画卷美而大方地挂在房檐:一幅是水韵韵韵;两水并成巨幅的“丫”字,朝东脚踏西,以她生命的恒定蜿蜒而在。在线的动感,昭示绕城气脉的张旺。有友人来访,双眼盯住两江,随口丢出一句比喻:纯

正绿色的长领带,扮亮了城市的容颜;另一幅是大鹏图:亲水广场的水边线,正是腾鸟的长喙,嘴唇和头部钻进“丫”字的交叉口,是口渴喝水还是扑水追鱼?任你发挥。水南片区的民房居于腾鸟肩背,像片片顺滑的羽毛。路边弧形绿化带和青翠的黄金山为大鹏组装了双翼和翎尾,一副十足的腾鸟模样。

望着眼前的江景,脑海里开始了时间的回溯。那时,家在信江的南面,也是丰溪河的西面,尽管只是江水之隔,与城市却有天地之差。城里,对我这个出生在汪家园村菜园的孩子来说,是真切的世外桃源。我们生活生长在江河之洲,有半年出不去的时间。上半年老是发洪水,进村入户是常态。后来,有了围堤的保全,生命无恙,但道路不通,我们只好承受与外界交往常常“短路”的苦惱。

6 月以后,雨带北上,河道进火“气血不足”的季节。一群又一群赤膊的孩子在丰溪河蹬水打闹,焕发出天性的洒脱。有时毫无顾忌碾过沉水植物在三江口的泥巴岸登陆,尽管环境脏不拉几,但我们爬上岸的兴趣只增不减。乡巴佬上街,得一时的光耀之乐,都是由来已久的渴望。那时的三江口,虽然只有沙子路,虽然都是破旧不堪的土木结构的民居,虽然是记忆中的“蚊虫坑”和“粉皮坊”,但不会影响我们心中的羡慕。只要有路可走,即使路况差,能走得起来就是心底里的舒畅。骨头里的向往逼迫自己拿出跨越江河的意气。

对视三江口的火热场景,谁都能悟出策划者创建者的大手笔,他们把地理科学娴熟地运用于历史的打造。因为无论是亲水广场或者是在建的项目之大门,都朝向三江口的两水汇合处,这个交叉点在堪舆学形胜派的眼里就是来水口。相反,项目的对角线正是东南面的黄金山。山,即视为去水口,所以,水口建筑,锷台西北对水开天门,东南背山闭地户”的华夏风水学。再朝深处看,三江口是一处明显的凸岸,其边缘区域被称为

洄位。凡此区块,都是完美的吉水宝地。因为这个区间三面环水,受到弯曲河道内侧半圆的护佑,常常外溢聚气养人,兴旺发达的洄位效应。我们的认知中不缺黄浦江九曲来水底护陆家嘴,赤水河环抱其玉一一茅台镇等地兴盛贵达的经典案例。还有不少“攻于洄位”的思想渗透,天安门的金水桥,安阳殷墟的官室都有半包裹的水路。收回视线,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,三江口也一直闪耀着这种洄位的地利灵光。有辉煌有故事有底蕴,是三江口铭刻在上饶人心中已久的印记。

说近一点,这里文风扑面,是赣东北大学的创办地,是上饶师范、上饶卫校的老营盘。电大、二中(客中)、艺校那叫根深叶茂。了解上饶的工业,永远绕不开客车厂、机械厂、线材厂和酒厂等等“新老物件”。

说远一点,是信广府的衙门,是杨时乔、姜谔的出生地。杨时乔,也被称为“杨天官”,官至吏部尚书,是明朝神宗皇帝的股肱之臣。他的政声政绩受人称道,他捐出皇帝赏赐给他的五千两黄金,用于根治家门口丰溪河的水患。其《马政记》等多部巨制均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而流传后世。

今尚存叠檐盖顶的“时乔府第”,老百姓喜欢称之为“花大门”。姜谔,明代理学宗师,成就了“姚江之学”的阳明先生就是他的学生,其故居被皇帝御赐匾额一一“理学旧第”。现今,整治一新的“天官巷”“姜家巷”延续了他们的根脉,这些历史的遗存,将与正在新建的文化街区和水南街的整体改造,对接起久远的时光。正所谓“金凤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

三江口的得势之地,不归于商业上高密度的掠夺开发,而是高站位高品质地完全交给社会和市民,发掘最大的公益性、人文性、可视性和滨水水域的通透性。诚然,一方面是为做靓山水绕城再添一笔“文景句”,另一方面添补传统文化的新课本、新记忆,让历史的文脉如两江之水波光耀耀、生生不息!